後漢書志第八

劉昭註補

祭祀中

北郊 迎氣 明堂 辟雍 靈臺 增祀 六宗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二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王之制下之溫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在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

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窻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辟雍 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靈臺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候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覩因氣之所驗爲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車五則二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班教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

未用事

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雖如北辰居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

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
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辟則曰辟雍異名而同
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
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
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公德以示子孫
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有度升降有數文物
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　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
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
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
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
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
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
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

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曰入東學晝
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
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
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
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
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
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
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
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
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
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
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四學焉文王世子
篇曰九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
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
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
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

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大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大學志曰禮上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聖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太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尋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

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經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明示天下不藏也通天至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二丈亦應二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

郊高廟語在光武紀

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賢言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

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爲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均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

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行夏之時殷祭之日犧牲尚黑耳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

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南郊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

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
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語在禮儀志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
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 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
育命之舞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
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
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
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
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
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十乘旗旄尚赤田
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鞞此迎夏之

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
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
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
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
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鎧
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
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 東觀
書詔曰經稱秋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
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
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及民而後致力於
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孝文十二

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湯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

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戍亥之地禮比太社也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郃　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義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祖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荅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按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駮

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遠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寒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禱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于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玄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

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殷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殷地降子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濱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祖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焉以外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徧祭其第四第五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揔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

全通亦難偏析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
焉盍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
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文彌盛此宜學者各盡
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被五色合爲
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
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
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
而曰六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
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
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理祭之也實塵理
之異稱非周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
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
祀名斯隅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
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
以爲檮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檮者積薪燔柴
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署簿

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志第八

後漢書志第九

劉昭注補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

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
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
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禮
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
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爲父立廟於奉
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
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
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

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
使有司祠官爲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
舂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
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
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
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始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
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無使者往祭不

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爲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

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

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緹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絪厚一尺着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釦器高后坐右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釦器每室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惟俎子爲昭孫爲穆昭西面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俎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賓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鹽侍中以肉奉解酒從帝進拜謁賛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賛饗奉高祖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巵畢羣臣皆拜因賜昨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丁孚漢儀有相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夙興夜夢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鄉箕嘉

薦普淖齮醯醢本明粢膠用薦爾事于恭懷皇后尚饗
嘏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
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
景福俾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辯以致皇
帝

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祖廟

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土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

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天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功樞機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震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冀冀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

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皇帝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誡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太公無困哉承尉熹等奏祀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姿奮至謙之意偎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向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无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美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

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懷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駮議示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

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制新玩好不飾陛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勑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日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冲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

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夾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祐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爲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爲壇三世爲墠四世爲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墠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禮也）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崧書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出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太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祫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

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　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

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體班固錄漢書及置韋賢傳末臣以聞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新祀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爲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也可以爲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爲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王自列爲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十地同也馬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上苞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上謹敬絜淨也祭社有樂也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户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無屋不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王祭以土地爲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熟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禮記及國語皆

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莽奏立官社后稷配也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自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主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又多故稷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也孔竈云周祀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于今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衆矣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乎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主是配其議甚衆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荅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荅焉

統合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也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荅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庙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利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句龍無乃失與難曰信而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爲地哉荅曰此形成著體數目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懷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祀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復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爲

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荅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可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爲士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禘郊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爲中霤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

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布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

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贄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虎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漢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

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天旣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人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興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遞以相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後漢書志第九

後漢書志第十

劉昭注補

天文上

王莽二　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于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

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

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兖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荆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輿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琊戊子爲彭城庚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己亥爲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漢癸亥爲犍爲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丑日候之甲戌爲魏郡勃海丙戌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庚戌爲清河趙國壬戌爲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荆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爲南陽己卯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丁卯爲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兖州常以五辰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辛巳爲丹陽己巳爲廬江丁巳爲吳郡會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第七星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川壬午爲梁國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玄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爲廣陽戊寅爲涿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鴈門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

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

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厭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尚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璇美玉也璣衡正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或云石申父）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鬬于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爲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

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叙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月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絶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略具辰耀之本今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

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尾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

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僻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廻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廻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禀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逌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延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櫓既畜而蚖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具大昌恒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賦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他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日

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揔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斁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時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覿于東覿于東屬陽行速者覿于西覿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寔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其天也以正黃道以察發歛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界有北灰滅兩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叢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星占曰其國內外用兵也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

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宋鈞注鈞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苑白則將軍逆則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賦江河決賊剋剋起也韓楊占曰其象若竹彗樹木滕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籤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一曰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穿開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搤奪誅戮如仇讎自是觀之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巨乎案如晏子之言孛之與彗如似雖同

張爲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

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強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以撞城爲雲車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崧書曰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并力奮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

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
赴滍水死者委積滍水爲之不流殺司徒
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
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
爲兵太微爲天廷太白贏而北入太微是
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
至昆陽已爲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爲將

軍皆以虎爲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爲漢
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
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
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
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闥商人杜吳殺莽
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
宮廷之中仍以更始入長安赤眉賊立劉
盆子爲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月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輿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曰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卧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火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 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 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爲皇后金犯之爲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爲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爲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 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爲飛也

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 古今注曰正月壬戌

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火入輿鬼過軫北庚申月在斗赤如丹者也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爲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柳爲周軫爲秦蜀火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舡泝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而此遂號爲白帝於文繁長書例未通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宮破涪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胷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所殺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以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小

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爲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氐暈珥圍角元房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閻興軍下曲陽臨平呼沱以備胡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以東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五月犯昴頭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有光發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黃帝占曰熒惑寸輿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氏曰爲旱

郗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炎長三丈韓楊占曰在昴大國起兵也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韓揚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爲兵起也二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爲兵入除穢昴爲邊兵彗星出之爲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曰昴星爲獄事是時大司徒

歐陽歙以事繫獄踰歲死營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爲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爲皇后除宮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已酉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戊申日逆從氐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月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郗萌曰熒惑逆行氐爲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

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爲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爲水衡水出之爲大水是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爲喪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除宮之象 荆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大人死七十日主當之五十日相當之三十日兵將當之 後

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 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 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閏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 輿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輿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爲變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鉞或以病土或以誅斬火刻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領珠錢鄒萌曰輿

二十四

鬼者參之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舉尸之東井治留尸輿鬼故曰天尸鬼之爲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干鉞乘質若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爲男子從北入爲女從西入爲老人從東入爲丁壯棺木倍價熒惑爲凶喪輿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爲大喪軒轅爲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爲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爲將相後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爲使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後漢書志第十